

夜 袭



夜 袭

六四〇八部队政治部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frac{1}{4}$ 字数: 157,000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0

统一书号: 10102·616 定价: 0.43元

前 言

这本故事集，主要记载了我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部分英雄集体和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如：我军著名战斗英雄、“三大互助”模范王克勤，荣获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杨春增、伍先华、胡修道和特等功臣、一级爆破英雄黄家富等。他们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体现了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无比威力，也是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有力批判！

故事集还记载了朝鲜人民关怀志愿军，志愿军热爱朝鲜人民的生动故事，歌颂了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

出版这本故事集，不仅为了歌颂英雄们的英雄行为，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我部广大指战员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进一步认清当前时代的特点，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如果它们敢于来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本书是根据过去的文字资料重新整理的。参加本书整理

编写的同志，有的是英雄本人，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战士。
由于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较低，难免有一些缺点和错误，恳
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〇八部队政治部

一九七四年八月

目 录

侦察英雄·····	陆 石(1)
突破口上红旗飘·····	林 山(9)
在老虎洞养伤·····	陶世琼 吴永勤(18)
一个奇怪的俘虏·····	肖 丹(27)
山城拂晓·····	刘家驹(34)
智勇双全·····	方音琴 戴庆中(45)
飞渡乌江·····	刘家驹(52)
智俘惊弓鸟·····	赵贞尧(59)
匪首落网记·····	毕友亮 胡天水(68)
战斗英雄王克勤·····	红 思(75)
班长教我打仗·····	胡修道(87)
开路先锋·····	刁毅斌 戴长友(94)
顶天立地·····	董校雪(100)
一往无前·····	刁毅斌 杨树德(107)
我的班长·····	高守余(113)

两个战友·····	刘怀珍(120)
一切为了胜利·····	刁毅斌(126)
战斗在七号阵地上·····	廖泽宾 汪晓佳(131)
敌变我变·····	肖 丹(137)
夜 袭·····	陈金福(144)
坑道报话员·····	辛 兵(148)
飞 雷·····	刘德章(155)
巧摆地雷阵·····	沈树彬(162)
坑道十昼夜·····	李经盛(168)
“巴顿式”的下场·····	陆 中(177)
火线炊事员·····	陆 中 叶秀根(182)
一个出色的白衣战士·····	韩丕芳 李 涓(186)
上甘岭的一支车队·····	姚善岭(191)
爱民模范任廷昌·····	张 鹏 宋如江(197)
金达莱·····	董 璋(202)
“阿妈妮”·····	于蓬源 薛宣和(208)
同一条坑道里的战友·····	张 结 凌 路(214)
战后第一冬·····	赵延鼎 卓文定(219)

侦察英雄

陆 石

一九四七年八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歼灭蒋匪军九个半旅以后，按照毛主席“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伟大战略方针，又浩浩荡荡地横越陇海线，向敌占区大别山挺进。

在我军跃进大别山后，敌人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调集十几个旅跟踪我们，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把我军撵出大别山，拔掉插进它心窝的这把钢刀。

为了消灭这股敌人，上级急需了解敌人的全部兵力和整个战略部署情况。曾两次派侦察队捕捉敌人，但捕回来的俘虏都没有提供出所需要的情报。纵队首长命令侦察队再去捕捉，并限在四天内一定要获得所需要的情报。

侦察队长孙贵昌接受上级的命令时，心象火燎一样，心里在想：时间迫、情况紧，要完成这个任务，唯一的是深入虎穴，到敌人心脏里去捕俘。他不等把命令传达下去，当场就在首长面前要求亲自承担这个任务：“首长，这任务交给我吧！”

孙贵昌出身在佃农家里，从小就受苦。一九三八年那年，他刚满十五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练出了一身侦察本领。这次在关键时刻又要亲自

上阵，首长打心眼里高兴，便同意了他的要求。临行前首长一再叮嘱他：要胆大心细，要依靠群众。孙贵昌响亮地回答：“请党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敌人的司令部驻在宋埠县城，离我军驻地有四十多里路。孙贵昌挑选了身高力大、勇敢机智的二排副排长黄从州同志当助手。他换上长袍，戴上礼帽，腰里掖好一支盒子枪，又带上些“证件”和钱。黄从州换上短棉袄，也掖上一支枪，两人便向宋埠出发了。

十一月的夜晚，天漆黑，几颗星星挂在天上，寒风呼呼地刮得人心透凉。他俩快速隐蔽地穿过了敌人的警戒区，越过潘塘镇，天蒙蒙亮来到了宋埠西门公路上。

这一带公路附近，炮楼林立。这两天公路旁的各条叉道上，都站着敌人的哨兵，端着枪来回走动，附近的山沟里，不断地响着有规律的枪声，敌人正在打靶。黄从州轻声地对孙贵昌说：“队长，不好下手呀！”

孙贵昌回答道：“先到城里看看动静。”

他俩进城后在一家客栈里挨到下午，又往城外公路走去。可是，下午敌人防守更严。几步一个哨，军车来往不断。要抓“舌头”十分困难。怎么办？正在这时，孙贵昌象想起了什么似的兴奋地对黄从州低声说：“老黄，有了！上级曾告诉我们，敌人有一个谍报队住在潘塘，谍报队长姓罗，叫罗辉才，曾经在山东金乡一带搞过特务活动。走！我们在他身上动动脑筋。”

潘塘是敌特的老巢，孙贵昌又从未见过罗辉才的面，对他的活动规律也不清楚，明捉不行。孙贵昌一边走，一边和黄从州商量，决定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捕俘罗辉才。

来到潘塘已经是黄昏了。街上行人稀少，萧条凄凉。他俩心情十分焦急，罗辉才住在哪里呢？他们沿大街穿小巷，到处摸探线索。走过一条街，忽然传来了一群孩子的嬉骂声：

罗队长，真是坏，
敲诈勒索样样来。
你拿棍子我拿棒，
砸烂他的狗脑袋。

孙贵昌顿时被“罗队长”这三个字吸引住了。“罗队长是不是罗辉才呢？”他边想边凑过去。向旁边的一个老头儿问道：“是哪个罗队长？”

那老大爷望了望孙贵昌忿忿地说道：“还有几个罗队长，还不是那个什么工作队的队长罗辉才。这个家伙仗势欺人，一到这里，就干些乌七八糟的事，有人还说他是什么佛门弟子，和东边大庙里的老和尚是干弟兄呢。呸！”

这意外的发现，把孙贵昌焦急的心情一下子扫掉了。他急忙和黄从州往东边大佛庙走去，找老和尚打听个究竟。

走进佛庙，一间房里燃着一盏清油灯，灯旁坐着一个老和尚。

“老师兄，罗队长在这里吗？”孙贵昌一进门就单刀直入地问。

老和尚惊异地打量了他一阵，感到突然，又听他是北方口音，有些疑心，便摇摇头说：“不在，他早回宋埠去了！”

孙贵昌接着说：“我到潘塘找他，听说他住在你这里，我特地来拜望他！”说完，把身上的证件掏出来给老和尚看

看。

和尚接过证件贴近灯边，轻声念道：“一八一师搜索营营长王……”念罢忙站起来笑着说道：“啊！王营长！请坐！请坐！刚到这里吗？”

孙贵昌从容地坐下，答道：“到这里才三天，听说罗队长在这边，特地来拜望他！我们分手好几年没见面啦！”

和尚叹气道：“哎！真不凑巧，他昨天才回宋埠去！”

“哪天回来呢？”

“他说，这边的事很紧，要没有别的事耽搁，明天就回来！”

这时孙贵昌急于要弄清罗辉才的活动规律，便用话套和尚道：“看来，他最早也要明天中午才能回来啦！我们还是到宋埠去看他吧。”

和尚摇摇头说：“他这人喜欢清早赶路，每次从宋埠回来都赶上我们吃早饭！”

孙贵昌故作吃惊地说：“这里离共军很近，罗队长一个人早上走路不危险吗？”

和尚叹道：“是呀，我也劝过他，他总说，不要紧，共军不敢活动到这边来。他也不是一个人走，还有个山东汉子老何跟他一道。老何有把好力气，不离罗队长左右，是他得力助手……”

孙贵昌和和尚谈了许久，见要打探的东西都得到了，便托词离开和尚，出了佛庙，和黄从州仔细地计划了捉罗辉才的各种方案。

第二天天刚明，孙贵昌和黄从州隐藏在通往潘塘去的小路边的棘草丛里，仔细地查看着从宋埠方向来的行人。

天大亮了，从宋埠方向过来两个人，前头一个身穿长袍，上罩青色马褂，头戴一顶礼帽，右腋下挂一个布袋，长得满脸横肉，背后那个彪形大汉，一身短打扮。孙贵昌根据和尚谈的情况，判断可能就是罗辉才和他带的那个何大个子。

等他们走过几十公尺后，他和黄从州钻出草丛，跟了上去。快要跟上的时候，孙贵昌大声喊道：“罗队长！罗队长！”

罗辉才猛地惊了一下，急转回身来，眨巴了两下眼睛，把孙贵昌和黄从州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阵，摇晃着脑袋惊奇地问道：“你怎么会认识我？”

孙贵昌急忙赔笑道：“老兄，真是贵人健忘呀！民国二十三年，你在山东金乡工作，我们还见过一面呢！”

罗辉才想了一会，淡然地说道：“嗯！好象有点面熟，不过也记不起来了，老兄在——”

孙贵昌急忙掏出“证件”给他看，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啊，一八一师搜索营！哎？张营长不在啦？”

孙贵昌急忙说：“老张高升啦！当情报科长去了！”

罗辉才晃了晃头，叹了口气：“老张爬得真快呀！”

“是呀，老兄你手法也不差呀！”

罗辉才岔开孙贵昌的话问道：“贵部到这里多久啦？”

孙贵昌见罗辉才在探他的虚实，便若无其事地笑着答道：“前几天才到，师部住在麻城。听说老兄在这里，特来拜望！”

罗辉才咧开大嘴巴，露出大牙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怎么样？公事如意吗？”

“刚到这里，共军的情况一点也不摸，棘手呀！老兄对这一带很熟，干这又是内行，以后还要多多仰仗你，哈哈！”

这一番话，使罗辉才的疑心没有了，他笑笑对孙贵昌说：

“大家关照吧！这一带是我们国军的势力，共军没有什么了不起，谨慎点就行了。”说着，他又问：“你们到哪里去？”

“师长要我去看看潘塘一带的地形。”

罗辉才接上说：“好，同路，一道走吧。”随即又问道：

“怎么，要准备干？”

孙贵昌点点头。

他们边走边谈，不觉来到一个山脚下。山脚下有一家酒店，铺门已打开，锅里冒着热气，这时已是早饭时候了。为了摸透罗辉才的虚实，孙贵昌东说西劝，把他拉到酒店里去。

酒店老板端来了酒和菜，孙贵昌提壶先“敬”了罗辉才和何大个子的酒。接着斟了一杯又一杯，喝过十来杯后，罗辉才额角上的青筋露了出来，话也多了。

何大个子也喝得醉醺醺地说：“就，就——就是不能带枪！”

孙贵昌便乘机而入，经过一番侦察，罗辉才确实没有带枪。

喝罢酒，又朝潘塘走去。孙贵昌向黄从州挤挤眼，示意在前面深山沟里动手。这一带山林大，四处无人家，空空荡荡，没有动静。

那罗辉才被冷风一吹，酒意有点醒了。快进山时，他一会儿朝左看看，一会向右看看，脚步越走越慢。一到山口，他突然停下，摸了摸身上说道：“呀，我的东西掉啦！”转

身就要走。

说时迟，那时快。孙贵昌掏出枪，喝道：“不准动！”何大个子一看，也愣住了。

“把手举起来！”

黄从州一把将何大个子抓住，用枪抵住他的后心窝。这时罗辉才强笑着，两手颤抖着举了起来说：“老兄，不要开玩笑！”边说边向孙贵昌移动过来。孙贵昌紧握枪，泰然自若地逼视着罗辉才，射出两道仇恨的目光，斥道：“放老实点吧！不要和我们要这一套！告诉你，我们是‘八——路’！”罗辉才的脸刷地一下变成了白纸，连退几步。

何大个子举起双手，颤抖地说道：“长官，我没有做坏事，我，我——是为了生活……”

罗辉才咬紧牙，转过头，横眉竖眼地瞪了何大个子几眼。

正在这时，突然前面的山路上传来几声枪响。皱着眉头的罗辉才，立刻松散了眉毛，抬起脑袋，洋洋得意地狞笑着对孙贵昌说道：“我们的巡逻队来啦！”

孙贵昌心里一怔，马上想到：这俘虏押不走，就会前功尽弃。他镇定地对罗辉才喝道：“你放明白点，要是不老实你们休想活下去！”随即，又对何大个子说：“去！把你们队长捆起来，将功折罪！”黄从州把绳子交给何大个子，何大个子颤兢兢地朝罗辉才移过去，缩手缩脚不敢捆。孙贵昌对他喝道：“快捆！”他看看背后的枪，这才过去将罗辉才的手扭到背后捆。罗辉才连声喊救命。孙贵昌喝道：“把嘴塞起来！”黄从州又把毛巾交给何大个子将罗辉才的嘴塞住。捆好后，孙贵昌又亲自过去试了试，才放心。接着，黄从州又把何大个子捆好，塞好。

孙贵昌正要上前搜查罗辉才时，这家伙一头便往土坎上栽下去，孙贵昌掣住罗的手腕，一把拖了过来，从罗辉才布袋里掏出一张敌人在大别山的兵力部署图。这时，罗辉才一张灰白的脸还在东望西看，孙贵昌一把把他拖进了僻静的深山老林中。

天将明时，侦察队长孙贵昌和副排长黄从州，押着两个俘虏，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纵队部。……

突破口上红旗飘

林 山

一九四八年七月，当我中原野战军主力与蒋匪军华中主力对战于豫东时，南面汉水一线的守敌被孤立起来了。我军乘敌之隙，对襄阳发动了进攻。因为夺下襄阳，可以打通桐柏、江汉两解放区，配合北面兄弟部队作战，开辟汉水南岸地区，直逼武汉守敌，动摇蒋匪江北防线，牵制敌人在淮海地区与我决战的部署。

攻打襄阳，某部一营担任了突击营的任务。谭教导员刚开完党委会，就兴冲冲地直奔三连。

集结在西城外一百多米处的三连指战员一见教导员，就象烧开锅的热水一样沸腾起来。一个个急切地问：“教导员，打襄阳我们担任什么任务？”

教导员大声说：“突击任务！不过，襄阳是敌人西北防御重镇，由蒋介石亲信、敌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大特务头子康泽的三个川军旅，两万多人把守，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场硬仗！”

“再硬的仗我们也能打胜！”战士们齐声回答。

接着，教导员细心地检查了攻城的准备工作。他随同徐连长来到三排，见排长李发科摆弄着身旁登城用的梯子，便笑着说：

“大个子，准备得咋样啦！”

“报告教导员，一切准备就绪。”李发科高声说道，顺手将梯子往下一放，旁边两个装满手榴弹的竹篮子，被震得抖动了一下。

教导员看了看两个篮子，称赞地说：“呵！好大的两个竹篮子！”

战士冯秀林抢上来说：“教导员！我们是突击组，用大篮子好给敌人多装些‘干粮’，防备到时候不够他吃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教导员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了信心。

七月十五日下午七时三十分。

隐蔽在交通沟里的一营勇士们，双双眼睛紧盯着襄阳西门。突然，天空升起了一红一绿的信号弹，紧接着，我军的大炮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刹时，西门城楼笼罩在一片硝烟尘雾之中。

炮火开始延伸了。教导员对身旁的突击排命令道：“向城下运动！”

三连突击排的同志，听到命令，腾地一下从交通沟里跃起。排长李发科把手中的红旗向前一挥，全排三十多个人便象一簇离弦的箭，抬着梯子，冒着枪林弹雨，飞步直奔大石桥。

“三连长，我到前面去！没有命令，不要行动。”教导员对徐连长说。

徐连长熟悉教导员的脾气，每当关键时刻，总是亲临第一线，谁也劝阻不了。就应了一声：“是！”

在离城门三十多米的地方，一道铁丝网拦住了去路。李发科抡起铡刀，砍开了一条通路，全排迅速冲到了城墙下。李发科举起红旗向上一指，九班长李德义领着全班，迅速把梯子架到了被我军炮火炸开的缺口下。接着，手榴弹向城墙上飞去……

教导员注视着这一切，心想：“好！仅用了两分钟！”

就在这时，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教导员大声喊道：“登城！”

伏在梯子旁边的岳有清，矮胖的身子一跃，就到了梯子的中间。

教导员两眼紧盯着梯子上的战士们！

岳有清上去了！

冯秀林上去了！

第三名战士跟着上去了！

……

岳有清接近缺口了！

“轰！轰！”正在这时，敌人扔下一簇手榴弹，在梯子中间爆炸了。梯子被炸成几截，梯子上的战士摔下来，有的牺牲了。

教导员心里一阵紧缩。接着便大声命令着：“快传后面的梯子上来，坚决突上去！”

敌人的机枪在拚命地吼叫着，后续部队前进道路被封锁了，城墙下的突击排完全处在敌人火力威胁之中。李发科愤怒的目光直射城头，只见他把红旗往腰间一插，粗壮的身子往下一蹲，高声喊道：

“从我肩上上！”